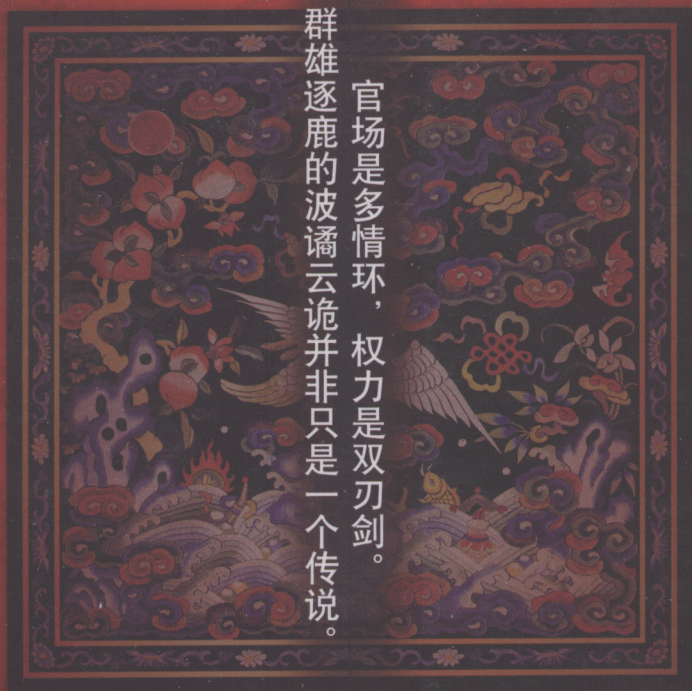


官色

汪 宛 夫
官场系列

汪宛夫◎著

官场是多情环，权力是双刃剑。
群雄逐鹿的波谲云诡并非只是一个传说。



汪 苑 夫
官场系列

官 色

汪苑夫

官场是多情环，权力是双刃剑。
群雄逐鹿的波谲云诡并非只是一个传说。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I247.5
W071-3

汪宛夫，浙江建德人，杭州大学历史学学士、浙江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机关干部》《纪委干部》《骗官》《国色》《权色》等，《机关滋味》入选“中国十大经典反腐小说”。

汪宛夫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wangwanfu>

精彩片断

◎ 政府机关里职务进步最快的就是两办的秘书。市委办和市府办的秘书整天跟着市委书记和市长，每隔两三年一个台阶，转眼一晃，就成了局长副局长，或者县长副县长了。

◎ 他认为，做官光靠苦干实于是没有前途的，重要的是要学会搞好上层关系。于是，他便利用自己常务副市长的位置，与钟省长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有工作及时向他汇报，没有工作也没忘了往他家里走走。

◎ 尽管他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算计别人，但从场面上看，他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更没有做过明显违反原则的事，而这正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可怕之处。

◎ 一个女领导对待男上司，要会掌握分寸，既要让他对你有好感，心甘情愿地帮助你，又不让他过分靠近你，始终保持一种适度的距离。

◎ 新华社记者的到访，是社会舆论对当地领导工作的最佳肯定。

◎ 一般来说，当某个领导干部的问题被纪委查处以后，他的上级不太会出面干涉的，即便要来说情，也不会找纪委的中层干部，而是拐弯抹角地找到主要领导。

◎ 市府办的秘书通常是机关里的年轻人通往仕途的捷径。

◎ 现在领导干部似乎改变了发财手法，也兴起了一股古玩热。有的亲自跑到农村挨家挨户收购，有的到古玩市场淘宝，还有的则干脆让有求于己的下属或老板帮助四处物色，半买半送，甚至白捞捞进，把自家书房改装成了古玩店。

◎ 想要拉近和领导的关系，光腿勤嘴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投其所好，否则，只会是一厢情愿。

◎ 现代政府的执政方式要不断走向透明和公开，越是藏着掖着，老百姓越是乱猜乱想，越是不满意。如果把什么都公开了，至少把可以亮的全都亮出来了，谣言便会不攻自破，舆论又会重新回到政府的手里。过去那种始终处于高压态势的执政方式，再也不能适应当今的形势了。

◎ 利润的大小并不完全在于工程的大小，有些工程是私营企业的，造价再高，利润也低；有些工程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是政府投资的，造价再低，利润率也挺高。

◎ 有人说，在机关大楼里，随便朝人群中扔一块石头过去，一准扔到一个贪官。

◎ 纪委办案的威力，主要就体现在“两规”上，把查处对象送进“两规”办案点，再通过内查外调，哪有破不了案的？

◎ 男性领导，能干的多，自负的更多，在一起谁都不服谁。如果有女性领导在场，还年轻漂亮的话，那原本不和谐的气氛也都变得和谐了。

◎ 中国的官员晋升讲的是论资排辈，这就好比皇帝的儿子虽然个个都想当太子，但立长子做太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哪个大臣想提议让皇次子或皇三子四子等等做太子，那注定要被大家看作是离经叛道的人。

◎ 她办公室的墙上挂了很多她和中央部委以及省市有关领导的合影。她正是想通过这些照片的展示，给前来办公室联系工作的同志以一种荣耀性的威慑。

◎ 人与人之间，说到底就是在做一场交易，不付出，就别想得到。要想得到，就得付出。至于付出多少与得到多少的比例是否合理，那就得看你的本事，看你的手段是否高明了。

早上八点刚过，位于紫云市政府大院北侧的市机关会堂里渐渐挤满了人。今天，全市反腐败工作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将在这里隆重举行。近年来，全国反腐败斗争进行得紧锣密鼓，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一茬茬地落了马。党中央、国务院一重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也得认真起来。像今天的会议，以前只是由市纪委、监察局召集，各县市区和各部门的纪检监察负责人参加就行。可今天却不是。今天的会议，由市委、市政府主持召开，各县市区和各部门的一把手都必须亲自到场。

紫云市是个地域面积相对较小的地级市，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会议开得非常庄重。

今天在主席台上作大报告的，应该是市委书记陈淳安。可是，陈书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脱不开身。于是，会议理所当然地就由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严州唱主角了。与会的头头脑脑们一个个都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怀揣着或棕或黑的真皮公文包，手握型号新巧的手机，抱着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心理，纷纷入座。

八点半，会议的预定时间已到，在家的市委常委们都已入席。可是，本次会议最重要的人物——市长李严州却仍然没有在主席台上出现。

正对着麦克风的商海宁已经急得额头上快冒汗了。这位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严州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的会议是而他而开的，要是李市长出了什么差错，今天的会议也就完全打破了预定的程序和方案。

直到李市长的秘书小严来到身边，商书记才眼睛一亮，可是小严那狼狈的模样很快就令他失望了。只听小严急吼吼地说：“李市长的手机打过多次了，还是没能联系上。”接着，小严压低嗓门，凑到商书记耳边道：“我问了他夫人，他夫人说他昨天一个晚上都没回来！”

商书记心里一惊，马上道：“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再去找一找。”

商书记与主席台上的常委们通报了情况，大家都很吃惊。市府办主任董海盐站在一边不停地打手机，似乎比谁都着急。因为李市长颇有酒量，商海宁马上想起两年前自己担任市府办主任时的那次类似的遭遇：全市农业工作会议定于下午一点半召开，可是两点钟过去了，会议的主角、农业局局长孟桐乡还不见踪影。而单位里的人说他中午陪客人喝了点酒，然后就去开会，都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这可急坏了负责会务工作的商主任，商主任派出三路人马出去寻找都无结果，最后，一位干部在市政府招待所的尿槽边发现了正在打鼾的孟局长。

想到这里，商主任忍不住笑了。直到其他常委们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他的时候，他才忽然间收住了笑容。商书记想了想，不对，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被别人误解，于是向身边的常委们解释了自己的想法，然后道：“李市长不可能会是酒喝多了，这一大早的，会跑到哪去呢？”

转眼就快九点钟了，会场上响起了一片嗡嗡声。前来开会的各地各部门的大员们，显然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纪德清、市委专职副书记黄桐庐、市纪委书记商海宁、常务副市长宋建德是主席台上排名靠前的四位常委，他们在商量是否临时变通一下，将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严州的反腐败讲话改由黄桐庐或纪德清来做。而黄桐庐和纪德清则互相谦让，后来又要求再等一等。

正在大家伤透脑筋的时候，市府办主任董海盐面无血色地冲到台上，把纪德清和黄桐庐拉到了台后，急吼吼地道：“刚才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李市长已经死了。”

主席台上庄严的面孔突然转为惊恐，大家都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尸体是在紫云二中附近一处工地的水沟里被发现的。

该工地已经开工一个多月，后因资金问题而暂时下马。前段时间雨水较多，挖开的墙基变成了很深的水沟。李严州的尸体是被该工地的一位施工负责人路过时发现的，他对自己的工地特别关心。当公安人员接到报警电话赶到现场时，发现尸体的上

半部分都浸在水里。抬出来后大家都惊呆了：这不就是天天在电视里露面的李严州市长么！

市委书记陈淳安在中央党校接到了报告，立即指示公安局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史苍南当然不敢马虎，但是尸体检验结果表明，李严州生前并无被害痕迹，身边的公文包以及手机、现金等都一样不少，只是死前喝过酒，而且数量不少。

这处工地因为北面劈了一个小山坡，砌上石块后，看上去就成了又高又陡的悬崖一般。而北面的高处是一片民房，包工头就在民房前面做了一排临时护栏。但是有一处已经损坏，不幸的是，李市长偏偏就是在路过那里时跌了下来，丢了性命。

不慎跌落致死是解释得通的，只是有一点，李市长为什么会在深夜十二时左右在偏僻的民房前面走动，而且不带任何随从呢？

公安局的调查工作非常困难，但在对那片民房的几十户房主的调查中发现了一点线索：有位独身的邱大妈将空房租给了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小姐。这位小姐长得如花似玉，但并不经常来往。她住在这儿的时候，就有一位中年男子来陪过她。但这位中年男子白天从来不来，可能总是深更半夜来，什么时候离开也不知道。邱大妈好像偶尔看到过他几次，但并没有完全看清他的脸。公安人员将李严州的照片拿给她看，邱大妈说很像，特别是那只大肚皮，就更像了。

公安人员要求邱大妈看到那位漂亮的女房客后，马上报告公安局。但是，自从李严州死后，邱大妈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位小姐。显然，她是再也不会来了。

李严州的妻子水嘉善对丈夫的死像是有过预感。当公安人员希望从她口里得到有价值的线索而向她询问时，她说丈夫今年以来运气不佳，似乎已经有一些不祥之兆。

水嘉善说，今年以来，李严州时常出现神不守舍的情况，半夜里常做噩梦，醒来时就说有人在追杀他。有时还会出一身的冷汗。在外面工作回来，不是忘了公文包，就是忘了手机放哪里了。有一次，他给一个亲戚写了个字条，在字条里要亲戚去找妻子水嘉善，可是他竟然连水嘉善的“嘉”字都忘了，最后就写了个“佳”字！

水嘉善说，最倒霉的是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李严州亲自开着轿车去打保龄球，没想到，在医院附近的拐弯口，被一辆货车撞翻了车，差点送命。好在他系了保险带，只是有些轻微脑震荡，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也就没事了。可自从那次事故以后，李严州更是胆小怕事，晚上是噩梦连连，白天更是丢三落四。他经常是久久地盯着心爱的书架对妻子说：“唉，我这个市长难当啊，看来我是不会长寿的。”

水嘉善认为丈夫工作压力大，运气不佳。但事实上，有一件事情更令他倒霉。市林业局的职工林文成为了爱人胡兰溪工作调动的事去找他早年就熟悉的老领导李严州。李对他的事很关心，特别是在林文成将爱人胡兰溪带到市长办公室里去过后，就更加热心了。李市长又是批条子，又是打电话，很快就将胡兰溪从某乡镇调到了市林业局下属的木柴公司工作。在李市长的帮助下，胡兰溪很快当上了公司财务科长。而这个胡兰溪呢，据说不仅帮助亲朋办成了好多难办的事，还让林文成坐上了市林业局企管处处长的交椅。林文成整日洋洋得意，以为自己工作能力强，果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直到有一天收到了一盒什么东西，他才翻然醒悟，悔恨不已。要知道，胡兰溪是当时学校里有名的校花，他凭着自己英俊的模样和同班同学的身份，加上几年来的心血和汗水，才将她追到手。自从结婚以来，他对妻子是说不尽的体贴疼爱，为了她真可以说是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可是没想到，这个人面兽心的李严州，竟然夺人所爱，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林文成找李严州吵了几次，还写举报信寄给了省市领导。

省纪委派信访室的同志来紫云市查了几天，结论是查无实据。最后仅仅给了李严州一个批评教育的意见。真是不痛不痒。

不过，只有李严州清楚此事对自己的伤害有多大。因为，由于近年来政绩突出，他已被列为中管后备领导干部。只要接下去平平稳稳地干，干到副省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次被举报信一搅和，副省级的位置明显受到了很大影响。有人说，即便是现在坐的这个市长职位，能不能继续保住也值得怀疑。

这件事在紫云市党政机关已经是个半公开的秘密，但李严州的妻子水嘉善却至今还蒙在鼓里。

都快半年过去了，李严州的死因仍然不明。

市长虽然死了，但全市的工作不能因为市长之死而停止运转。紫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宋建德主持市政府工作已经数月，可以说，对于政府这块工作的是轻车熟路。但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眼里，紫云市市长的候选人并非宋建德一个。

他们都清楚，现任市委专职副书记黄桐庐也是出色人选。从最近两年全省地市级政府一把手的提拔情况来看，从常务副市长和从专职副书记的位置提拔上来担任政府正职的，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关键就看哪一个更加成熟一些。

黄桐庐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因为，省委组织部的部长苏嵛泗是他党校一位同学的表哥，在他这位同学的介绍下，他已经与苏部长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当时，黄桐庐还是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的局长。在公安局长这个位置上，一般来说上去是比较困难的。最多年纪大的时候，搞个人大、政协的副职干干。但这些都是闲职，没有什么大名堂。黄桐庐非常清楚这些路线关系。因此，对这位当时还是副部长的苏嵛泗做了很深的感情投资。特别是在党校学习那三个月时间里，他简直就成了苏家的常客。从党校学习回来后，一起进修的其他同学一个个都高升了，他却没有什么动静。只是到了半年以后，苏嵛泗副部长的职位前面省略了个副字，黄桐庐便也得以将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的头衔换成了市委专职副书记，坐上了紫云市的第四把交椅，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实权派人物。

这次李严州一死，黄桐庐顿觉机会降临。就在反腐败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他把这消息喜洋洋地告诉了他的娇妻。他妻子一看他的脸色，便也乐滋滋地揭露道：

“这回你可以弄个市长干干了吧？我知道，你呀，早就巴不得李严州死了！”黄桐庐见她玩笑开得有些狠，便也干脆笑道：“年纪大的不死，年纪轻的怎么上得去呢？”他妻子道：“我看，要是李严州还不死，说不准你还会派人干掉他呢！”黄桐庐马上故作镇静道：“哟，你也把我想得太毒了吧？嘻嘻。”

李严州死后，黄桐庐一有机会便往省城楠州跑。说白了，是往苏部长家跑。市

公安局是黄桐庐的大本营，他经营了多年，下面的干部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各方面的开支，也都由市公安局及其下属单位报销。这段时间，他便搬出最好的“武器”，一个劲地往苏部长家狂轰滥炸。当然，更重要的是投其所好，否则，只会是一厢情愿。至于这方面的事，他黄书记显然并不外行。

苏部长本来就是个好好人，对于黄桐庐这样一个年纪轻并且有“孝心”的干部，他当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的。对于紫云市市长的人选问题，苏部长认真地点拨道：“小黄啊，这个位置呢，你的希望是比较大的。不过，你也不要太大意。因为宋建德这个人也很不简单。听说他也在到处找人呢。”

老苏不愧是组织部长，他对紫云市常务副市长宋建德的举动还是比较了解的。就在黄桐庐三天两头出入省委大院的同时，宋建德也在省城楠州忙开了。

宋建德原本是紫云市商业局局长，他这个人做生意很有一套。当年，他把商业局这一摊子搞得红红火火，销售额和利润年年都名列全省第一，让当时任省商业厅厅长的钟东阳高兴不已。钟东阳到处宣传宋建德的业绩，直到自己当上了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后来又当上了省委副书记、省长。那年，钟东阳省长到紫云来视察工作，有两件事让他吃惊：一是宋建德还在干商业局长，二是在全省各地市中，除了紫云市商业局还有利润外，其他差不多都已亏损。回到楠州后，钟省长感慨不已。后来，在他的力荐下，宋建德便干上了紫云市的常务副市长。

自那以后，宋建德在政治上“成熟”得很快。他认为，做官光靠苦干实干是没有前途的，重要的是要学会搞好上层关系。于是，他利用自己常务副市长的位置，与钟省长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有工作及时向他汇报，没有工作也没忘了往他家里走走。这个钟省长，对宋建德便很是欢喜。他常坐在自己家的真皮沙发上，拍着宋建德的肩膀说：“小宋啊，我简直是看着你成长的。你年纪轻，很有前途。一定要好好干，啊！”

干了几年的常务副市长后，宋建德便急于要往上挪一挪，有一回他陪钟省长把酒喝高兴了，便含蓄地谈了自己的想法。钟省长爽快地道：“小宋啊，这件事没问题，我会帮你推荐的。只要将来你们那儿有位置腾出来，我一定帮你说话。”

李严州的死，便主动为宋建德腾出了位置。宋建德进一步加紧了活动。

半年之后，由于有兼任省委副书记的省长钟东阳的力荐，尽管省委组织部一帮人在紫云进行了一番轰轰烈烈的考察活动，黄桐庐一派和宋建德一派相互之间进行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检举和揭发，但是，最后还是以宋建德的胜利而告终。

宋建德当上了紫云市的市长。与此同时，现任市商业局局长、紫云市著名的“女强人”俞青田则补了紫云市常务副市长的缺。对于紫云市的市民来说，似乎后者比前者更具有爆炸性。

俞青田原是市商业局下属的市食品公司经理，和宋建德一样，脑子里的那根“生意经”特别发达。她的食品公司和她的美貌一样在市里出了名。原任市商业局局长宋建德对她非常赏识，就在提名她当上市商业局副局长后，还让她继续兼任食品公司的经理。而当宋建德当上常务副市长后，俞青田则理所当然地坐上了市商业局局长的交椅。这位女强人简直有点像宋建德的尾巴，宋建德空出什么位置她就坐什么位置，这不，这回竟然坐上了令无数英雄男子垂涎不已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位置。这真有如石破惊天，一鸣惊人。

黄桐庐好几天没来上班，据说是得了感冒。这场感冒也来得确实厉害，不但个把礼拜治不好，还牵连出了其他毛病。黄桐庐想尽力克制自己的悲愤，结果还是收效欠佳。这样，他在医院病房和自己的家里断断续续地住了一个多月，才开始正式上班。

就在黄桐庐快病愈的时候，宋建德特意派秘书给黄桐庐送去了一束鲜花和两盒补品。黄桐庐一看见那些东西，心里就觉得阵阵地刺人。要不是这一个月来多熬出了点免疫力，恐怕他还得再生一场病。

黄桐庐心想：要是能在宋建德这小子身上抓出点什么把柄来，那该多好啊！

他不停地回想起宋建德与李严州的关系。李严州的死，让宋建德捡了个大便宜。要是李严州的死与宋建德有关，那么，就活该宋建德倒霉了。只要能够找出这方面的证据，可以想象，这个被宋建德抢去的市长头衔，不就可以美滋滋地回到我黄某人的手里了么？

宋建德与李严州有什么矛盾呢？他谋杀李严州的可能性大么？

作为一名前任市公安局局长，黄桐庐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刑事侦探生涯中，整日在不停地推理和揣摩。宋建德谋杀李严州的动机是有的，除掉李严州，市长的宝座落到他手里的可能性比较大，也许他自己认为是十拿九稳的了。但是，为了当市长而去谋杀市长，这个念头也太大胆、太荒唐了。要是换作我黄桐庐，我是不会这么干的。那么，逼我去干这种事的，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这种情况当然会有，比如说，他掌握了我的前途命运，甚至是生死存亡之类的东西。你枯我荣，你死我活，只有这种斗争才是残酷而无奈的。

从最近两年的情况来看，宋建德与李严州之间的矛盾当然是有的。他们在政府财政预算和几个大的投资项目上有过激烈的争论，据说在去年年底省委组织部前来考察后备干部人选时，李严州对宋建德提了不少意见。而宋建德在背后也曾经说过李严州的一些怪话。但是，不管怎么说，宋建德绝不可能会因此而起杀机的。

一个堂堂的常务副市长，竟然为同事之间的一些小矛盾小纠纷而充当杀手，在任何人看来都是荒唐的，不符合情理的。有人甚至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几个月前，李严州与宋建德等人一起去某沿海城市考察，期间一同去海边游泳。不知为什么，李严州在游泳时突然腿抽筋，沉到了海里，而这时其他人离他们都很远。这时候，宋建德奋力游过去，将李严州托出了水面，直到游泳场上的救护人员赶到并将其托游到岸上。为了救李严州，宋建德喝了好多咸咸的海水。据说，从那以后，李严州与宋建德的矛盾有了较大的缓和，两人之间的笑谈忽然多了起来。

黄桐庐抓不住宋建德什么把柄，但是，宋建德最近以来却火得很。在《紫云日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宋建德的名字。更要命的是，这帮马屁精还不厌其烦地老是在宋建德的名字前面加上市长二字，好像不加上去人家就不知道宋建德是市长似的。这一切，真让黄桐庐愤怒。

更要命的是，有一回黄桐庐为了自己外甥的工作问题与市府办主任董海盐打招呼。因为最近他听说市府办要找个秘书，而市府办的秘书通常是机关里的年轻人通往仕途的捷径。他希望自己的外甥能够从团市委调入市府办。本来，对于这位市委副书

记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这回，却碰了个钉子。起先，董海盐说没问题的，他们正要找个人。可是第二天，他却抱歉地对黄桐庐说，他已经向宋市长汇报过了，宋市长说另有人选，这件事暂时要搁一下。这真是岂有此理。

有一天晚上，他坐在装潢豪华的红玛瑙酒家与公安局的一帮人小聚。酒足饭饱后，服务员送上茶水，并递来一张刚刚送到的《楠江晚报》。黄桐庐随手一翻，便翻到了一条重要的消息，说某地有一名副局长，为了当上局长，专门找了两个小兄弟干掉了现任局长。最后因事发而锒铛入狱。在“编者按”中，编辑还指出此事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云云。

黄桐庐“砰”的一声，放下手中的茶杯，激动地道：“我看李市长的死，肯定与姓宋的有关，弄不好就是他派人杀的！”

这公安局的人看来也不是完全靠在黄桐庐这边。第二天，紫云市委书记陈淳安就听到了这句话，并专门把黄桐庐找去批了一通。陈书记道：“黄桐庐同志，听说你对宋建德有些看法，而且认为他与李严州的案子有关，是不是？黄桐庐，你年纪还轻，上面的人对你的看法还是不错的，你是个有前途的人。何必太着急呢？就算有些想法，也不应该在背后乱说话呀。你毕竟是一个市的市委副书记嘛。你心平气和地想想看，宋建德是什么人？他堂堂一个副市长，会去干那种事？你这么无根无据地说话，要是传到宋建德那里，他会怎么想，他告你一个诽谤罪怎么办？今后我们这个班子的工作还怎么能正常开展？你这种想法也实在是太荒唐了吧？”

陈淳安一番话，直把黄桐庐说得脸都扭曲了，一会儿红，一会儿青。

虽然挨了批，黄桐庐还是不死心。他凭直觉认为，李严州的死一定与宋建德有关。当晚，他就把市公安局分管案件侦查工作的副局长荣富阳叫到家里。这荣某人原是基层派出所的一名普通干警，由于主动接近黄桐庐，“服务”工作做得好，一步步地被重用。现在竟然干起了市公安局的第二把手。这荣某人在黄桐庐面前，岂能不俯首贴耳？

黄桐庐在荣富阳的耳旁如此如此地捣鼓了一番，然后拍拍肩膀让他走了。荣富阳不愧为干公安的好手，在得到黄桐庐的指令一个星期后，他便赶到了黄副书记的办

公室，向他报送了一条很有嚼头的案件线索。

—3—

小舅子，是紫云一些好事者送给俞青田的弟弟俞庆元的绰号。之所以说是绰号，是因为这个小舅子的身份合理而不合法。许多人认为宋建德与俞青田属于情人关系，是地下夫妻，而俞庆元对于宋建德来说，自然是地下小舅子了。

紫云人喜欢这样调侃那些在市里面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比如说某个好色之徒做了乡镇党委书记，就说他村村都有丈母娘；某个老板在公司里招了许多漂亮小姐，就说他女秘书一大堆；某个局长认识的女人多、找他办事的女人多，就说他到处是表妹。其实，丈母娘也好，女秘书也好，表妹也好，都是绰号，都是紫云人看不惯那些权贵富商玩女人的做派，编派起来讽刺人的。

宋建德原系紫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而今更高就市委副书记、市长，在紫云可是炙手可热的二号人物。要是早个几十年，人们听说这个头衔都得吓趴下了，哪敢胡编些绰号来作弄他！可现在不了，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言论更自由了，市民们的胆子也更大了。不要说证据确凿，即便是传些无根无据的小道消息，有些过激的趣闻逸事，也没有人会送你去拘留所，更不会将你发配充军。所以，紫云的闲人们常常聚集在紫云江边的亭子里，说些在耳根飘来飘去的新闻。当然，这些新闻往往无根无底，但很多在后来被证实是能够站住脚的，犹如紫云江上当年造大桥时留下的那根大石柱，始终站得稳稳当当。

荣富阳向黄桐庐汇报的内容，便与绰号小舅子的俞庆元有关。

最近，紫云市名声赫赫的紫江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师浦江因为偷税漏税被检察院关了进去，师浦江的夫人韩玉环托人找到了俞庆元的夫人、乌龙山大酒店的老板魏乐清。目前，魏乐清正通过市里面的各种关系，想方设法要将师浦江保出来。

一直默默听着的黄桐庐忍不住插嘴道：“这个魏乐清的事，有多少搞头？对我

们有用么？”

“当然有用。”荣富阳说，“据我的线人提供的情报，师浦江老婆韩玉环给魏乐清送了二十万，这才说动魏乐清。可是，魏乐清却说这点钱最终是办不成什么事的，这些天她一直在向韩玉环要钱。她说，要把师浦江保出来，至少得花两百万。”

“好啊！”黄桐庐兴奋道，“这个韩玉环看来是在玩火自焚啊，我们得好好利用利用。但是，能把她与宋联系上么？”

“当然能。”荣富阳道，“这件事我们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放长线钓大鱼。魏乐清要想办成这事，最终总是要通过宋建德向检察院施加压力才行，到那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掌握了更多证据的时候，我们再向宋建德摊牌，保管够他喝一壶的！”

“好，放长线钓大鱼，很好！”黄桐庐想了想，又说道，“听说宋建德的这个野舅子俞庆元来路也不怎么正，有没有关于他的线索？”

荣富阳道：“是啊，关于俞庆元的传闻也很多，比如说他从一个农民变成国家干部，最后成为市国土局的副局长，简直就是紫云历史上的奇迹，市民们反映很强烈，但是，我们又找不出什么证据，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啊！”

黄桐庐道：“农民变成国家干部，这样的事例在紫云倒并非独一无二，尤其是早些年，许多干部不都是从农民一步步转为干部的么？关键是，俞庆元年纪不大，他是怎么跟上形势，如何办妥手续，由农民转为干部的，重要的是，他在转干的过程中，是否有违法乱纪的事。而我更关心的，是宋建德在这件事里面，是否插过手，有没有责任可以追查。”

荣富阳道：“黄书记，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件事我会慢慢了解的，不过，转干的事你也可以通过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去了解，毕竟这件事得通过组织人事部门。”

黄桐庐道：“我有数的。组织人事部门也是我分管的，我当然可以让他们去了解。只是，现在姓宋的占据了高位，我一时也不敢过于着急，就怕他知道这事后采取反制措施。毕竟，我们从政多年，每个人多多少少总会有些事，打草惊蛇了，对谁都不会有好处。”

荣富阳道：“好的，我先把韩玉环的事给盯紧些，有事我会及时向你汇报